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上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安德的游戏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安德的游戏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李丽琼 主编

(上)

——人民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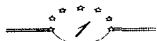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老三	(1)
第二章	彼得	(7)
第三章	格拉夫	(13)
第四章	发射	(24)
第五章	游戏	(34)
第六章	巨人的饮料	(50)
第七章	火蜥蜴战队	(62)
第八章	野鼠战队	(91)
第九章	洛克和德摩斯梯尼	(112)

下 册

第十章	飞龙战队	(145)
第十一章	所向被靡	(164)
第十二章	邦佐	(189)
第十三章	华伦蒂	(220)
第十四章	安德的老师	(246)
第十五章	死者的代言人	(294)





第一章 老三

“我用他的眼睛看，用他的耳朵听。我告诉你，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至少，非常接近于我们要找的人。”

“以前你对他哥哥也是这个评价。”

“他哥哥测试不合格，不过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他的能力无关。”

“他的姐姐也是这样。我很怀疑他会不会也一样。性格太软了点儿，很容易屈服于别人的意志。”

“但不会对他的敌人屈服。”

“那么我们怎么办？让他无时无刻被敌人包围着？”

“如果必要的话，是的。”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孩子呢。”


“如果他落到虫人手里，他们会衬得我像个好心肠的大叔。”
“好吧，毕竟我们是在拯救世界。就是他吧。”

管监视器的太太温柔地说：“安德鲁，我想你已经对这个讨厌的监视器烦透了。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天我们就把它拿掉。相信我，一点都不疼。”

安德点点头。不疼？当然是撒谎，他想。大人说不疼的时候肯定会疼，他很清楚。很多时候，谎言比真话更可靠，更值得信赖。“过来坐在这儿，安德鲁，坐在检查台上，医生一会儿就来

监视器关闭了。安德试着想像这个小仪器从他后颈上拿掉以后的情形，在床上翻身时不会压着脖子，洗澡也不会觉得刺痛了。而且，从此以后彼得也不会再恨我了。我要回家让他看看，





安德的游戏

我跟他一样，是个普通孩子了。这倒不坏，他会原谅我比他晚一年拿掉监视器的。我们会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不会是朋友，决不会。彼得太危险了，我们不是敌人，不是朋友，只是兄弟。他想玩太空战士打虫族游戏时，我不得不陪他玩，或许我可以去看书。

但即使在他这么想着时，安德也很清楚，彼得是不会放过他的。只要彼得发起火来，他的眼神里就会出现某种东西。安德只要一看他的眼神，他眼中的怒火，就知道彼得是不会放过他的。我在弹钢琴，安德，过来帮我翻乐谱。哦？监视器小子忙得顾不上他的哥哥了？’还是他太聪明了，不屑于做这种小事？忙着杀虫人对吧，太空战士安德？不，不，我才不想你帮忙呢，我自己会做，你这个杂种，你这个多余的杂种！

“时间不会很长的，安德鲁。”医生说。安德点点头。

“它很容易拿掉，不会感染，不会危害身体。不过会有点发痒。有些人会觉得他们失去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总想找什么东西，却总也找不到。你不知道自个儿在找什么，我告诉你吧，其实你要找的就是监视器。它不在了。过几天这种感觉就会消失的。”

医生在安德后颈上拨弄着，安德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好像有根针从他的脖子一直刺到肚子！他的脖子抽搐着，身体向后剧烈弯曲，头撞到了床，他感觉得到自己的两只脚在床上拍打着，双手紧紧绞缠在一起，抓得手指生痛。

“迪迪！”医生大叫，“陕来帮忙！”一个护士气喘吁吁跑了进来。“帮他松弛肌肉，把那个递给我，快！还等什么！”

两人传递着什么东西，安德看不见。他朝检查台侧一歪，跌了下去。“抓住他！”护士尖叫着。

“抓紧。”

“你自己来，医生，他力气太大，我抓不住。”

“不要全部注射，心脏会停跳的！”安德感到一根针刺进身



体，就在衬衣领上那个位置。火烧火燎般疼，不知道是什么。火向全身蔓延，他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安德又疼又怕，到现在才能哭出声来。

“你还好吗？安德鲁？”护士说。

安德鲁好像不知道怎么说话了。他们把他抬上桌子，检查他的脉搏，还有其它的什么。他一点儿也不明白。

医生的声音有点发颤，“他们把这东西放进这孩子体内三年！他们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可能会弄死他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啊！”

“麻醉剂什么时候失效？”护士问。

“把他留在这儿至少一小时，看着他，如果他十五分钟内还不能说话，马上叫我。我们可能会给他造成永久伤害的，他又不是虫人！”

下课前的十五分钟，他回到彭小姐的课堂上，脚步还有点不稳。

“你还好吗，安德鲁？”彭小姐问。他点点头。“你病了？”他摇摇头。

“你看上去好像不舒服。”

“我没事。”

“最好坐下休息二会，安德鲁。”

他走向他的位子，突然停了下来。我在找什么？我想不起我在找什么。

“你的座位在那儿。”彭小姐说。

他坐了下来，但感到还需要某种东西，某种他不见了的东西。我会找出来的，他想到。

“你的监视器！”坐在他后面的女孩轻声说。安德鲁耸耸肩。

“他的监视器没有了。”她小声对其他同学说。

安德摸摸自己的后颈，那儿有一块绷带，监视器不在了，现





安德的游戏

在他跟其他人一样了。

“被刷下来了？安德。”坐在过道对面的男孩问。安德想不起他的名字。彼得？不对。

“安静，史蒂生。”彭小姐说，史蒂生傻笑着。

彭小姐在讲乘法，安德在他的电子桌上乱画，他画了一座巨大岛屿的轮廓，让电脑从各个角度模拟出它的立体模型。彭小姐知道他没专心听课，但她不会管他。他总是知道问题的答案，即使没听讲也知道。

他的电子桌上有一行字冒了出来，从屏幕的上端往下移动。没等它到达屏幕下端，安德就看清了上面写的是什么——“老三！”

安德笑了。弄明白怎么发送信息、让信息在桌面走来走去的人是他。他的对头在讽刺他，但他们采取的手段却在赞美他。成为“老三”不是他的错，这是政府的主意，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权力，否则的话，像安德这样的“老三”怎么可能上学读书？现在他的监视器已经拿下来了，说明政府的这个实验没有成功。他想，如果政府做得到的话，他们肯定会收回特许他出生的授权书。实验没有成功——删除实验品。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有的关掉电子桌上的屏幕，有的仓促地往里面输入备忘录，还有的往家中的电脑传输作业或数据。几个学生围着正在输出打印结果的打印机。安德把手放在电子桌边沿的儿童小型键盘上，他想，成年人的大手用这种小键盘不知是个什么感觉。大人肯定觉得自己的手又大又笨，指头粗粗手掌厚厚。当然，他们有大键盘，但他们那么粗的手指怎么也不可能画出非常细的线。安德却可以。他画的线条非常精细，可以从屏幕的中心向边沿绕七十九个圈。老师无休无止讲算术时，他就这样打发时间。算术！姐姐华伦蒂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教会他了。“你没事吧，安德？”“是的，彭小姐。”“再不走就赶不上校车





了。”安德点点头站起来，其他学生都走了，他们应该在等车吧。他的监视器不再压着脖子，监视他看到听到的一切。其他学生现在可以对他说他们想说的话，甚至可以打他——不会再有人监视着，也没有人会来救他。戴着监视器还是有好处的，他会想念那些好处的。

史蒂生。当然是他。他的块头并不比绝大多数孩子大，却比安德大，而且他跟一伙哥儿们在一起。他总是约一伙人替自己撑腰壮胆。

“喂，老三！”

别搭理他。什么都别说。

“喂，老三，跟你说话呢。老三，喜欢虫人的老三，我们在跟你说话，没听见吗？”想不出应该怎么回答。只要搭话就会更糟，不管我说什么。所以还是别说话的好。

“喂，老三，粪蛋儿。被刷下来了是吧？以为比我们强。现在你那宝贝疙瘩没了吧？老三，脖子上只剩下根绷带了。”

“你们能让我过去吗？”安德道。

“我们能让你过去吗？哎，咱们该不该让他过去？”一伙人全笑了。“行啊，让你过去。先让你一条胳膊过去，再放你的屁股蛋儿过去，然后吗，没准儿还能让你过去一块膝盖。”

“老三的宝贝疙瘩没喽。”大伙儿唱起来，“老三没了粪疙瘩，老三没了粪疙瘩。”


史蒂生开始伸手推推搡搡，背后有谁把他朝史蒂生推回去。“拉大锯，扯大锯。”有人在唱。“打网球！”“打乒乓！”

这样由着他们摆布，结果好不了。安德一横心，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史蒂生的胳膊再一次推来，安德伸手就抓。没抓着。

“哟，想干仗？啊？想跟我来一仗，老三？”

安德背后的人揪住他，让他动弹不得。

安德一点儿也不想笑，但他硬是笑出来，“瞧你们的意思，



安德的游戏

非得这么多个才对付得了一个老三？”

“我们是人，不是老三，粪蛋儿。你那把力气，跟个屁差不多。”

但他们还是把他放开了。他们刚撒手，安德拼命飞起一脚，正踹在史蒂生胸口上。他摔倒了。安德反而吓了一跳：没想到一脚就能把史蒂生踢倒在地。有一个因素安德没料到，史蒂生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根本没准备好应付对方的拼死一击。

★ 有一会儿工夫，其他人连连后退，史蒂生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家都觉得他肯定死了。而安德考虑的是怎么对付这一伙人日后的报复，别让他们明天来个一拥而上。非来个一家伙赢彻底不可，不然的话，每天都得打，一天比一天糟。

虽然只有六岁，安德也知道打架的不成文规则：对手倒下后不能再打。只有畜生才会做这种事。

安德走近仰面朝天躺在地下的史蒂生，狠狠一脚，踢在他的肋骨上。史蒂生惨叫一声，滚着躲开。安德绕了一圈儿，又是一脚。这一脚踢在胯下，史蒂生疼得叫都叫不出来，身体一折，蜷缩起来，眼泪滚滚而下。

★ 安德抬起头，冷冷看着其他人，“你们可能想明天早上一起来打我，我多半会被你们打得很惨。但你们别忘了，我怎么收拾欺负我的人。只要你们敢打我，你们就得小心，看我什么时候报仇，看我怎么揍死你们。”又是一脚，踢在史蒂生脸上。鲜血涌出鼻子，喷在旁边地上。“我对付你们的时候不会仅是这样，”安德道，“还要狠得多。”

他转过身，走了。没有一个人追上来。他转过拐角，走进通向车站的走道，只听后面的男孩们议论纷纷。“天，瞧瞧他，被安德干掉了。”安德把头靠在墙上，哭了起来。他哭呀哭呀。直哭到公车开来。我跟彼得没什么区别，没有了监视器，我跟彼得一模一样。



第二章 彼得

“好了，监视器已经除下来了，他现在情况如何？”

“从前我住在他的体内，一住几年，都习惯了。现在看的是他的脸，我什么都看不出来。还不习惯他的面部表情。过去我只感受过那些表情。”

“得了吧，我们又不是在做心理分析。我们是军人，不是心理医生。他把那群坏小子的头儿揍了个屁滚尿流，你也看到了。”

“他的方法很彻底。不止是打，而是朝死里狠打，就像马泽·雷汉在——”

“得得，饶了我吧。这么说，委员会的意思是他通过了？”

“大多数人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看看他怎么在没有监视器的情况下对付他哥哥。”

“他哥哥？他哥哥会怎么收拾他，你就一点儿不担心吗？”

“我们干的不是毫无风险的行当，这话可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我看了以前录的几盘带子。忍不住啊。我喜欢这孩子，我觉得我们这么干是在折磨他。”

“我们当然是在折磨他，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邪恶的巫婆，许诺的是小姜饼，到头来却把那小可怜活生生吃掉。”

“真替你难过，安德。”华伦蒂看着他后颈上的绷带，轻声说。安德靠在墙上，门在他身后自动关闭。“我不在乎，我喜欢没有监视器。”

“什么没有了？”彼得走进客厅，咬了一大口涂满花生酱和黄



安德的游戏

油的面包。

在大人们看来，彼得是个年仅十岁的小男孩，一头浓密的、乱糟糟的黑发，一张俊脸酷似亚历山大大帝。可安德不是这么看的。安德看彼得时，只注意他是不是心情不佳、无聊厌烦，这些情绪非常危险，几乎总会给他带来痛苦。现在，彼得的视线落在他脖子上的绷带上，眼里现出那种很说明问题的怒火。

华伦蒂也看出来，“现在他跟我们一样了。”她说，希望在彼得发作之前让他平静下来。

但彼得不想平静：“跟我们一样？他一直戴着那个破玩意儿，直戴到六岁！你是什么时候除掉它的？才三岁，我是五岁之前！他才不像我们呢，这个小杂种。”

骂没关系。安德想。继续骂吧，彼得，骂骂没事。

“好了，现在你的守护天使不在身边了。”彼得说，“现在他们不会再知道你的痛苦，不会再听到我对你说的话，看到我对你做的事。对不对？有何感想？”安德耸耸肩。彼得突然笑起来，假装欢呼，拍着巴掌，“我们来玩太空战士打虫人。”他说。“妈妈去哪儿了？”华伦蒂问。“她出去了。”彼得说，“这里我说了算。”“我要打电话告诉爸爸。”“你去呀，”彼得说，“你知道他从来不管的。”“好吧，我玩。”安德说。“你扮虫人。”彼得说。“让他扮一次太空战士吧。”华伦蒂说。

“放屁，你滚开，”彼得大怒，“上楼去，选武器。”

游戏是不会好玩的，安德知道这不是输赢的问题。孩子们在走廊里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虫人向来不可能赢，有时候玩着玩着就会欺负人。而在他们的公寓里，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是欺负人，扮虫人的不能像真实战争里的虫人一样逃走，虫人必须一直被太空战士追打，直到他不想打了为止。

彼得打开他的抽屉，拿出虫人面具。彼得买它的时候妈妈很不开心，但爸爸认为就算将虫人面具藏起来，或者不让孩子接触



安德的游戏



玩具激光枪之类东西，战争也不会自动消失。还是随便他们玩打仗游戏，这样当虫族再次发动战争的时候，孩子们活命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不等战争，也许游戏里我就会送了命，安德想。他戴上面具，它紧紧贴住他，像一只手挤压着他的脸。虫人不会是这种感觉，安德想，虫人不会戴这种面具，这就是它们的脸。在它们那个世界里，不知它们会不会也戴上人类的面具来玩类似的游戏？它们会把这种游戏叫什么呢？虫人打黏人？虫人管我们叫黏人，因为我们跟它们相比太过柔软，体内有太多的液体。

“看招，黏人！”安德说。

他只能通过面具的眼孔看到彼得。彼得笑道：“黏人？啊？哼，臭虫人！看我怎么打烂你的脸！”

面具挡住了他的视线，安德看不到彼得的打击，只能约略感到他在移动。突然间，脑袋一侧一阵剧痛，还有击打带来的压力。他失去平衡，倒了下来。

“看不大清楚，对不对，虫人？”彼得说。

安德开始摘面具，彼得一脚踩在他肚子上，“不准摘面具。”

彼得的脚一用力。剧痛传遍安德全身，他不由得蜷起身子。

“躺着别动，虫人，我要解剖你，死虫子。活捉虫人以后，我们非好好瞧瞧你们的身体内部构造不可。”

“彼得，住手。”安德说。

“‘彼得，住手’，很好，看来你们虫子能猜出我们的姓名。你想假扮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孩子，让我们都来爱你，对你好。没用的，我看得出你的真面目，他们说你是人类，是个老三，其实你是个虫人，现在总算暴露了。”

他抬起脚，跨前一步，膝盖压在安德身上，紧紧压迫着安德胸口和肚子之间。他越来越用力，安德渐渐难以呼吸了。

“我可以像这样杀了你。”彼得轻声说，“就这样压着，直到



安德的游戏

你断气，然后我可以说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你，我们只是闹着玩。他们会相信我的。我不会有事，你却没命了。”

安德说不出话来，他无法呼吸。彼得可能真要这么干；不，可能只是说说而已；不，他的确真要这么干。

“我真要这么干。”彼得说，“不管你怎么想，我就是要干。他们看中的本来是我，觉得我有前途，这才批准你出生。但他们没选我，你比我干得更好。他们觉得你比我强。可我不想要一个比我强的弟弟，安德，我不想要一个老三。”

“我要告你。”门口的华伦蒂说。

“没有人相信你。”

“他们会相信的。”

“那你也会没命的，亲爱的小妹妹。”

“噢，对呀。”华伦蒂说，“他们会相信你的话的，‘我不知道这样会弄死安德。他死了以后，我还是不知道这样会弄死华伦蒂’。”

压力稍微放松了一点。

“今天算你们走运，总有一天，等你们俩不在一起的时候，准会出事。”

“吹牛。”华伦蒂说，“你不会当真的。”

“我不会？”

“知道为什么你不会吗？”华伦蒂说，“因为你想以后进政府当官，你想人家选你。可大伙儿是不会选你的，因为竞争对手会翻出你的老底，会发现你的弟弟妹妹很小的时候死于一场非常可疑的事故。还有，我已经把你做的事写成信放在了一个秘密地方，等我死的时候这封信就会被打开！”

“少跟我胡扯。”彼得说。

“信里说，我不是正常死亡，我是被彼得杀死的。如果他还没有杀死安德，他很快就会这样做的。这些话不够给你定罪，但



足够让你一辈子也不会被选上。”

“现在你成他的监视器了。”彼得说，“最好看紧他，无论是白天或晚上，你最好别离开他。”

“我和安德都不是笨蛋，我们每件事都做得和你一样好，有时候做得比你还好。我们都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你不是最聪明的一个，你只是最大的一个而已。”

“哼，我知道。但总有一天你会忘事，不在他身旁。然后你突然想起来了，你冲向他，发现他没事。下一次你就不会那么担心了，你会放松警惕。再下一次，他还是安全的。多次以后，你会觉得是我忘记了这件事。日子慢慢过去，但总有一天会发生一场可怕的事故。到那时我会找到他的尸体，我会为他大声哭泣。那时候你会想起我说过话，华伦蒂，可你会为自己想起了这些而感到羞愧。你会以为我已经改变了，这只是一场真正事故。以前的话不过是小孩子吵嘴，连想想这些话你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点，这是真的。我会记住我的话，他死定了。你做什么都没用，没用。以为我仅仅是最大的一个？尽管以为你的好了。”

“你是最大的混蛋！”华伦蒂说。

彼得跳起身来冲向她，吓得她躲到一边，安德扯下面具。彼得突然蹦回床上，大笑起来。他看上去真的很开心，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哈，你们真好玩，你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笨蛋。”

“他要告诉我们说刚才只是开玩笑。”华伦蒂说。

“不是玩笑，是游戏，我能让你们相信任何事情，我能耍木偶一样把你们耍得跳来跳去。”他学着怪物的声音说，“我会杀了你们，把你们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撒在垃圾堆上。”他又大笑起来，“太阳系里两个最大的大笨蛋！”

安德站在那里看着他大笑，他想起史蒂生，想起痛打他的滋味。眼前这家伙就欠那样一顿狠揍。真该狠狠痛打他一顿。



安德的游戏

华伦蒂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低声说：“安德，别。”

彼得突然在床上一滚，翻身下地，摆出打架的姿势，“来呀，安德，我随时奉陪。”

安德抬起右脚，脱下鞋子。他举起鞋子，说：“看那儿，脚趾头上，看见血了吗？彼得。这血可不是我的。”

“噢，噢，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安德杀了人，现在要来杀我了。”

这一招对他不管用。在内心深处，彼得是个敢杀人的危险人物。除了华伦蒂和安德外，没有别人知道。

妈妈回来了。她很同情安德，因为人家把他的监视器取掉了。爸爸也回来了，他说呀说呀，说简直太妙了，他们的孩子如此出色，政府吩咐他们生三个，现在却一个都不要。这下子家里三个孩子，多了个老三。真是太妙了……安德真想冲他大喊，我知道我是老三，是老三，我明白。要是你想的话我会离开的，那样你就不会在别人面前觉得没面子了。没有了监视器我很抱歉，现在你有三个孩子，却没办法向别人解释，真是太不方便了。我很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他躺在床上，抬头望着上方的黑暗。他听见彼得在上铺不停翻身，接着彼得滑下床铺走出房间。洗手间传来冲水的声音，门口出现了彼得黑色的剪影。

他以为我睡着了，他要来杀死我了。

彼得向床这边走来。他没有爬上自己的床铺，而是站在安德床边。

可他没有拿起枕头闷死安德，手里也没拿武器。

他轻声地说：“安德，对不起，我很抱歉，我明白你的感受，我很抱歉，我是你哥哥，我爱你。”

过了很长时间，听到彼得睡熟时平稳的呼吸声后，安德从自己后颈剥掉绷带。一天之内，他第二次哭了出来。



第三章 格拉夫

“我们的薄弱环节是他姐姐，他很爱她。”

“我知道。她可以把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他是不会愿意离开她的。”

“那么，你怎么办？”

“说服，他，让他更希望跟我们走，而不是留在他姐姐身边。”

“你打算用什么办法？”

“骗他。”

“如果不管用呢？”

“那我就告诉他真相。紧急情况下我们有权这样做。你知道的，我们不可能算无遗策。”

吃早饭时安德觉得没什么胃口。他一直在想回到学校后会遇上什么事，面对昨天刚打了一架的史蒂生会出什么事？史蒂生的铁哥儿们会怎么对付他？或许会没事吧，但他不敢肯定，所以 he 不想上学。“你还不吃？安德鲁。”妈妈说。彼得走进房间，“早，安德，谢谢你把脏毛巾留在洗澡间里。”

“特意留给你的。”安德咕嘟着。

“安德鲁，你得吃东西。”

安德伸出手腕，摆了个姿势，意思是说你用针头打进来吧。

“很好笑。”妈妈说，“我是关心你们，可我这些天才孩子们不领情。”

“我们成为天才百分之百全靠你出色的基因。”彼得说，“肯



安德的游戏

定不是从爸爸那儿传下来的。”

“我可全听见了。”爸爸说，他没抬头，一直在看桌面显示的新闻。

“你要是没听见，我的话不是白说了？”

桌子“哗”的一声响，门外来人了。

“谁呀？”妈妈问。

爸爸按一下按钮，一个男人出现在显示屏上，他身穿军装，现在的地球上惟有这种军装还有意义。这是 IF 的军装，International Fleet，国际联合舰队。

“我还以为事儿都完了。”爸爸说。

彼得没有说话，只管将牛奶倒进他的麦片里。

安德想的是，或许今天我终于可以不用去上学了。

爸爸按开门，从桌旁站起来，“我去看看。”他说，“你们留在这儿，继续吃吧。”

大家都留在房间里，却没有继续吃。过了一会，爸爸走回来，朝妈妈招招手。

“你有麻烦了。”彼得说，“他们发现了你在学校打架的事，现在来抓你进监狱了。”

“我只有六岁，笨蛋，我是未成年人。”

“你是老三，臭家伙，什么权利都没有。”

华伦蒂走了进来，起床后还没梳头，头发乱糟糟披在脸旁，“爸爸妈妈呢？我病了，不能上学。”

“又要做口腔检查了吧？”彼得说。

“闭嘴，彼得。”华伦蒂说。

“你应该放松点，享受其中乐趣。”彼得说，“比这更糟的事儿多着呢。”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糟的事儿。”

“或许是肛门检查呢。”